

宁致远气若游丝地道：“为何腹中隐隐作痛？”
“周丰还在发呆，怕什么痛？”
长庚笑地道：“你以为女子月信这么好应付？”



以身相许

老离 / 著
会定



等到女子月信的那一天，定要让他明白，什么叫血流成河。

一次意外 | 身躯却住进
她灵魂出窍 | 一个男人的灵魂

为夺回自己的躯体
她形影不离
却被劝……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以身相许 / 会者定离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171-0943-3

I. ①以… II. ①会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3375 号

责任编辑: 马晓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5 印张

字 数 271 千字

定 价 24.80 元 ISBN 978-7-5171-0943-3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以身相许

第一章

001

“我”醒了？那我又是谁？床上这个，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孤魂野鬼，竟然敢占用我的身体！

第二章

018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秦校尉面色不善地道，显然他同我想的差不多。宁致远眼睛一眯，他一字一顿道：“我要参军。”

第三章

039

那是亡国的记号。招摇派加上我，一共是一百八十四人，除了我，他们一个都没逃掉。

第四章

061

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，而宁致远不见了。那日从悬崖上摔下来，我摔断了左臂和左腿，幸得神医莫逍遥的救治，才没落下残疾。

第五章

082

夜里，我十分紧张，想到明天那病人就要醒来，我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。接着就发现房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推开，一人鬼鬼祟祟地摸了进来。

第六章

115

现在，我该如何才能证明，我就是西齐国公主？这些人并不知道齐宣王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，即是说，现在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西齐有这么个公主啊！

第七章

135

齐宣王封为我宝珠公主，意在告诉天下人我是他心中的无价之宝，可以不守皇宫内一切规矩，只要我高兴，做什么都可以。





以身相许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第八章 153

他正候在我身前。“公主可还满意？”我有些恍神，手指轻轻摩擦方巾角落那四个金色小字——宁静致远。

第九章 176

齐宣王不是我爹么？西齐比巫启国大得多，当年师父和三师兄他们都能护我平安，如今成了大国公主，倒成日受人欺凌。

第十章 207

我是最受宠的宝珠公主，婚姻大事，父皇却没问过我的意思。他晚上告知我，我说我抵死不从，父皇当即赐了我三丈白绫。

第十一章 225

“宝珠公主，日后我需要你之时，自然会来南夏寻你！”我知他所言何事，当下转头回他，“最好在我来葵水的那几天来。”

第十二章 248

因为外面一直有人等着，待宁致远气色稍微好了些我便让他们进来，见到宁致远转危为安众人皆松了口气，便是王辰安也走到我面前行了大礼。

第十三章 273

宁致远每天白日饮血一小杯，如此坚持三月便可清除体内余毒。

我身强体壮，每日放血也没有什么不适，如此便过了三月。宁致远体内余毒已清，而我也与十二月混熟，打入了锦绣明月楼的内部。

第十四章 287

宁致远无事之时便喜欢将耳朵贴在我肚皮上听里面的动静，每每这个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幸福，哪怕之前我会因为肚子里揣着这么个东西造成行动不便而心烦意乱。



我是个孤儿。

三岁以前我跟着个老叫花子沿街乞讨，后来他死了，我准备在破庙外面挖个坑把他埋了，结果他的尸体被道上的大人物弄去卖身葬父，我身单体薄，自然无能为力。

我四岁能偷鸡，五岁能打狗，六岁……六岁的时候我被师父拐上了招摇山。

初见师父，他是个白发苍苍，一脸皱褶的老头儿。

“人生何处不招摇，人生处处尽招摇！”这是他的广告词。

他说跟他上山有肉吃。他还说要是我表现好，等他驾鹤西去之时，我就能当上招摇山招摇派的掌门人，要风有风、要雨有雨。

“要肉有肉！”我眼冒绿光地道。

“恩，要肉有肉！”他斩钉截铁地答。

“驾鹤西去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又问。

他胡子一颤，叹了口气。

“归西！”或许是见我仍一脸迷茫，他眉头一皱，粗声道，“就是死了，死翘翘了！”

虽我只有六岁，但从小在江湖上混亦学会了“察言观色”，那老头须发皆白，说一句话喘三喘，走一步路颤三颤，是个要入土的模样。思及此处，我将手中偷来的肉包子豪迈地一扔道：“成交，我跟你上山！”

一晃十年。

师父依旧是个白胡子老头儿，走路一步三颤，但骂人的时候吹胡子瞪眼，中气十足，俨然是个不朽的神话。

少时我问师父什么时候才骑鹤，他笑而不语；我再问，他神秘一笑之后便道天机不可泄露；我还问，结果就被罚在宗祠里跪了半宿。

招摇山上的招摇派是个道教门派，道教乃巫启国“本朝家教”，而招摇派则是巫启国国宗，常年从事宗教和文化活动。具体工作为祭祀、祈福、传达神谕、占卜、求雨等，当然偶尔也会接点算命招魂的私活儿，像我和老八这种在江湖上还没闯出点儿名头的，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帮山脚下的农户看病、接生、驱邪什么的。

忘了说，师父是个骗子。

招摇派是道教门派，讲究养生，炼丹吃素。只不过师父在饮食上管得不严，偶尔偷偷吃点儿肉他会当做没看见。问题是厨房没有肉类供应，想吃肉，得自己去山林深处抓。

深山老林里，有猛兽出没。于是在我功夫大成之前，我只能从草堆里找蚂蚱。在刚刚上山的那一个月，我每夜都在怀念那个只咬了一口就被我扔掉的肉包。

师父还说我表现好的话就能做掌门，呼风唤雨，这个表现好的考核条件是打败门派里六位师兄、一位师弟，还有数不清的师叔师伯，不提也罢。而且他说的呼风唤雨是真正意义上的呼风唤雨，每逢干旱时节，就得披个破烂袍子开坛作法，在祭坛上傻乎乎地跳来跳去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活像个白痴。

我曾跟师兄们抱怨被欺骗的悲惨事实，结果师兄们听完之后表情一个赛一个古怪。

后来大师兄为我做了解释。招摇派乃巫启国国宗，在外口碑不错，而且是国家的神职官员，地位十分显赫，平常人自然是削尖了脑袋往里

钻。师父他老人家收徒也很有讲究，具体的收徒标准他从未透露过，不过只要是他看上的，均要被带上招摇山，从不讲任何条件，不从者是要诛九族的。

我的这些师兄弟们身份各异，三师兄还是个小王爷，本该锦衣玉食，结果被师父选中，到这荒山野岭来打杂，干的事情比我还多，我很有同情他。

不过自那之后，众师兄弟们觉得我与众不同，对我格外照顾。具体表现为——门派里的脏活、累活都让我去做。

我想，他们表面上对招摇派弟子这个身份十分自豪，但实际上，哪个少年不恋红尘？

我的人生，简直就是一出苦情戏。

“小白菜呀，叶儿黄呀，没人爱呀，更没爹娘……”师父闭关已三天。

我偷偷进山打野鸡，结果大约是头天夜里做了噩梦，第二天运气委实不好，爬山的时候还一脚踩空，我身手敏捷、临危不乱，反手抓住了一根长藤，结果没想到抓到的不是树藤而是一条蛇，我被蛇咬了一口，然后就咕噜噜地滚了下去，当场就被摔晕了。

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床上，想来是被师兄们找到，扛了回来。我动了动胳膊，没觉得身上有丝毫不适，当下十分高兴，只觉得自己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。

正沾沾自喜之时，屋外传来三师兄的声音。

“老七醒了没？”

回答他的是大师兄：“还没吧！”

我连忙爬起来，跑到窗户边答应：“醒了醒了！”

“她的衣服还没洗呢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连忙捂住嘴，转身准备躺回床上，装成一个重伤病人。没曾想刚刚回头，我就愣在那里，浑身僵硬宛如一截木头，脚底下

有寒气冒出，让我忍不住狠狠地打了个哆嗦。

此时屋内光线昏暗，只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能够看清，那床上躺着的正是我自己。

“我”还躺在那里，头上缠着一圈纱布。

我有些站立不稳，伸手想要去撑着桌子，不曾想却落了个空。

难道是灵魂出窍？

这时，我才发现我的步伐很轻，几乎可以用飘来形容。

我飘到了自己的身体面前，然后摆正位置，丝毫不差地躺了下去，自觉处处吻合之后，又坐了起来。我摸了摸被子，还是失败。

我不死心，再次往下躺，依然失败。这下我急了，趴着、卧着、侧躺，各种姿势还是不行，最后我飘到空中，再拼命往下扑，这么往下一压，我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哼声。

“成了？”我大喜。

我听到了磨牙齿的咯吱咯吱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身下的“我”眼珠在转动，眉头紧锁，像是睡得极为痛苦，这个表情，有点儿像以前遇到过的“鬼压床”。

我愣了一下，悬到空中。没隔几秒，就看到“我”猛地睁开眼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

“我”醒了？那我又是谁？我仔细地回忆了自己十六年来的青春岁月，小到偷鸡摸狗，大到装神弄鬼，事无巨细，这让我对自己的身份不再有丝毫怀疑，至于床上这个，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孤魂野鬼，竟然敢占用我的身体，看我不掐死你！

想到这茬，我伸手就去掐她，只不过手指穿过了身体，并且由于惯性过大，我摔到了床角里。

她穿着我的皮囊，左顾右盼，表情十分茫然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她喃喃道，“头好痛。”她伸手摸了摸头，待看到抬起的手腕的时候，她愣了一下。



师父说我八字轻，容易撞鬼，所以赠我红绳一根，是经过他道法加持的拜师大礼，费了他不少心血。当时我听了颇为感动，还误以为那绳子是用他鲜血染红的，结果第二年皇帝带着几个宠妃前来祈福，师父给了他们每人一根红绳，跟我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只不过那时候已经带了一年，三师兄又说虽然不值钱，但那绳子也是身份的象征，所以我也没有摘下。

现在，那个穿着我皮囊的“鬼”望着那根红绳一脸惊讶，莫不是那根一文不值的红绳真有驱鬼的作用？鬼被震慑了？

就在我满心欢喜，准备伺机而动回到身体的时候，我发现女鬼将双手都伸了出来，她眼睛愣愣地看着手掌，片刻之后又掀开被子呆呆地看着双腿。她震惊之后表情格外苦涩，喃喃低语道：“借尸还魂了吗？”

“借你妹儿的尸啊，爷还没死呢！”我咆哮道。

我愤怒地吼完之后，发现女鬼定定地看着我。

我朝旁边飘了过去，她随着我的动作转头，我在她眼前挥了挥手，她便皱着眉头将眼睛给闭上了。

“你看到我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我是人，我是人！”我恨不得掐死她，“快点儿从我的身体里滚出来！”

“你的身体？”她一脸愕然，“你是说我在你的身体里？”

我连连点头：“滚出去滚出去！”

她又道：“你还未转世投胎？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“我还没死，我不过是摔了一跤，醒来就发现自己灵魂出窍，你……”我伸出双手做了一个掐脖子的姿势，“滚出去，不然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！”

女鬼不再看我，她用拇指撑着太阳穴，用食指轻轻按着眉峰的位置。

置，陷入沉思之中，我不晓得她在想些什么，莫非是想如何利用我的身体去为非作歹，害人性命？想到此处，我心头一凛，正要继续威胁她就听到她说：“抱歉，我需要这具身体。”

我怒火中烧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又不是你的，你需要有屁用，快点儿还来！”我猛地朝她冲了过去，然后很自然地飘进了墙里。

“若你还有什么遗愿，我会替你办到。”她抿了抿唇，目光冷冷地道。

“我说了我没死！”

“我会请人替你超度。”

“我说了我没死！”

“据说灵魂在七日之后会自动消散。”

“我说了我没死！”

“想好有什么要交代？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

“老七，你醒了么？”屋外三师兄的声音传来，我从愤怒中回过神来，朝着屋外大吼了一声：“三师兄，快点儿进来抓鬼！”

“女鬼”神色一凛，她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口，直到三师兄推门而入，他冲着床上的“女鬼”笑了笑：“老七，醒了啊，衣服还没洗哦！”

我飘到三师兄面前：“三师兄，我的身体被鬼上身了，你快点儿将那鬼给驱出去啊！”

三师兄根本没看我，而是继续道：“开玩笑的，干嘛板着一张脸，你肚子饿没？昨天大师兄去山里抓了兔子，给你留了一只烤兔腿，我给你拿来，你等着！”说完之后，三师兄转身走了，我在他眼前又蹦又跳，声嘶力竭，也没见他有任何反应。

他们都看不见我？只有那个占了我身体的女鬼可以看见我？

我心情郁结，只觉得想哭，却又哭不出来，转头看那女鬼，只见她

眼睛如一汪深潭，平静无波，她缓缓道：“我会替你活下去。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我已经没力气骂人了。

她说完之后又躺下，面朝着墙，因为我现在是灵魂状态，不能触碰任何东西，也骚扰不了她，拼命吹气想弄出阴风阵阵的效果，结果也不见效，折腾许久之后我终于失了信心，只得坐在床头发呆。

“老七！”三师兄又过来了，他推开门看了一眼，嘀咕道，“怎么又睡了！”他蹑手蹑脚地进屋，将兔子腿放到了桌子上，离开的时候轻手轻脚地掩上了房门，看到三师兄的动作，我更是想哭，明明我在这坐着，他们却看不到，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

我发现变成灵魂状态后，即便是哭也没有眼泪，只不过感情需要宣泄，我开始呜呜地嚎叫，那占了我身体的“女鬼”终于忍不住再次坐了起来：“姑娘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别再留恋这一世了。”

“我没死了，你才死了，你才要投胎！”

被我这么一吼，她也愣了一下：“或许我的确死了，只不过重生在了你身上。虽然身体单薄，骨骼纤细，却是健康的。”她眼神一暗，嘴唇动了两下，不过还是没有发出声音，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不晓得在想些什么。

我用了这身体十六年，从来没觉得自己也可以这般安静。

“我没有你的记忆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突然开口道。

“我说了很多次了我还没死！”我飘到她面前，冲她呲牙咧嘴。

“我叫宁致远。”

我一愣，然后飘到她肩膀上趴着：“我叫老七。”

我看到我的脸做了一个皱眉的动作，秀眉颦起一丝柔弱，顿时恨不得戳瞎自己的眼。师父曾说一个人的气质是由内而生，我一直不以为然，等到现在换了个灵魂，才意识到师父他也有不骗人的时候。

虽然那是我的脸，但那动作、那神情，让我觉得无比陌生。

“这里是哪里？”她又伸手揉着太阳穴，轻声细语地问。

“招摇山！”我下意识地回答，岂料话音刚落，就见她手猛地僵住，身子似乎也微微一震。

“这里是招摇山？巫启国的招摇山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她眉头紧锁，又问道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
我摸了摸下巴，回了一句山中无日月，她抬头看我一眼，神色着实冰冷，像一道冰锥子朝我射来，我心头一抖，仔细回忆了一番后道：

“似乎，似乎是启明丁巳之秋……”我哆嗦着回答完，然后就看她嘴唇微微一抿，漫不经心地瞟我了一眼道：“招摇派竟会有女弟子？”

“师父说天下英雄不分男女。”

“喂！你鸠占鹊巢要不要这么理直气壮！”想到自己刚刚竟然被她冷冰冰的样子吓住了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什么人啊，竟然比我还不要脸！”

不要脸的“女鬼”对我的谩骂丝毫不在意，她继续发问。

“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”

我闭口不答，她又嗖嗖地射眼刀子。

我扬着下巴装没看见，她叹了口气之后幽幽道：“只有我能看得到你。”

我歪着头看着她。

“只有我能同你说话。”

我坚信自己没死，不会去轮回转世，可是在这人间飘荡，只有她一人能和我说上几句话，其他的人都看不到我，也听不到我的声音。我想我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也跟着叹了口气。

“吃饭、睡觉、习武、打猎、洗衣、挑水、种菜……”我扳着手指数了数，突然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格外凄惨，脏活、累活似乎都是我在做，“还得跟老八时不时下山去慰问那些猎户，蹭吃蹭喝改善伙食。”

我简直就是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，想到这里我朝她翻了个白眼：“说什么替我活下去，这些你能做到么？”

她并不理睬我的挑衅，而是自顾道：“招摇派青渊掌门有大智慧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能窥过去未来，不知是否会看出这壳子里换了灵魂。”她伸手按着自己的心口，显得有几分紧张。

青渊掌门是我师父。

师父是个骗子，并且骗子还在闭关。不过见她如此说，我对师父也抱有一丝期望：“那等师父出关我们去找他，或者他能想办法，然后，宁致远是吧，你回你的身体，我回我的身体……”

“我会替你活下去。”她冷不丁地又冒出了这句话，我先是一呆，然后气愤得直发抖，若有可能，我恨不得扇她一耳光，哪怕那是我自己的脸。

她摆明了要占着我的身体了，甚至要伪装成我！

“你有什么遗愿？”

我心中郁结却又无能为力，心神不宁地飘到了桌子底下蹲着，实在不想搭理她了。

“我明天会离开这里。”她又继续说道。

听得此言，我惊得站起来，身子从桌面上穿过，这种感觉实在怪异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：“离开这里，去哪儿？”

“南夏国。”她回答之后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，“我是南夏国人。”

“你不准走！”

“抱歉，我心意已决！”

我继续咆哮，她却躺在床上，又用被子蒙住了头，任凭我千呼万唤也不再吱声，我费了诸多力气也是徒劳，在屋中心急火燎地飘了一阵之后，只觉得万分悲戚，心情格外沮丧。

屋外月光如霜，亦如我此刻的心境。宁致远要去南夏国。我看她

一幅有主见，城府颇深的样子，以为她有多大的能耐。结果她睡到五更的时候起来裹了我的袍子，然后鬼鬼祟祟地准备推门出去，我问她要干嘛，只听她冷声道：“离开这里。”

“去南夏？”

她点点头，悄悄地将窗户撑开一道细缝，打量屋外环境，此时虽然是五更天，外面依然是灰蒙蒙一片，她四下打量之后，又从窗户边挪到了门口。

“什么都不带，你准备一路乞讨过去么？”

招摇山离南夏国国境并不算近，快马加鞭的话差不多要十天的时间。若是用走的，大概得要一个月的时间，她不准备盘缠和行李，就准备空手下山？我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她，她被我瞧得太久，终于有了一丝不自在，咳嗽两声之后道：“你可有银两？”

我立即摇了摇头。

她不信我，开始在房间里翻找。我们招摇派弟子生活都异常简朴，这房间里无非也就一张床、一个柜子、一套桌凳和一个恭桶，她把我柜子里的冬衣都翻了出来，也没找到一点儿碎银，最后只得作罢。

她又开始沉思了。

“我说你把房间弄得这么乱总该收拾一下吧，待会儿三师兄过来看到了，肯定得训你。”

“你叠衣服都不会么？就这么扔到柜子里？你以前是哪家的大小姐啊！”我眼看着她把我的衣服胡乱塞进柜子，心头对这家伙格外鄙夷。她望着那堆衣服思索了片刻，而后又抱出来一件一件的对折、再对折，再塞入柜中，看到那被叠得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我分外无语，偏偏她还很满意，塞完之后微笑着拍了拍手。

这就是个白痴啊！

“对了！”她转过头来，冲我笑了一下。桌上的烛光摇曳，微弱的光芒下我曾经那口闪闪白牙在发光，“我不是哪家的大小姐，我是男



人。”

我疯了。占用我身体的是个男人。

其实我的性别意识挺薄弱的，但当初好奇扒三师兄衣服的时候，他很严肃地告诉我男女有别，女孩子要有该有的矜持和害羞，若我实在忍不住要扒，也得等到我行笄礼之后。我当时很不以为然，扒个衣服还那么多讲究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于是隔日下午我就偷偷跑到后山的溪涧那边偷看师兄们洗澡，结果被当场抓住之后罚跪了半月的祠堂。自那之后，在身体方面我牢记男女有别这四个字，此番得知进入我身体并将之占为己有的是个男人，我实在有些恐慌。

这比被男人偷看了洗澡更加难受。就好像我赤条条地暴露在他眼中一样，最重要的是他想看就能看，想摸就能摸，我丝毫不能反抗。

“你是个男的！”我高声尖叫道。

“嗯！”他眼睛闪了闪，随后看向别处，脸上的表情有一丁点儿不自在。

“我是女的啊！”

他眨了眨眼睛，一言不发地推开了房门，恰好与门口站着的那人脸对了脸。

我先是一愣，而后惊诧地问：“师父，你出关了？”

师父穿一身白袍站在门口，平素他伛偻的背此时也挺得笔直，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，身上从上到下散发出一股压迫的气势。

宁致远飞快地扫了我一眼，然后将我刚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“师父，你出关了？”

师父并不回答，而是将一个包袱塞到他手中，从前懒洋洋的声音也变得万分凌厉：“连夜下山，离开巫启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宁致远伸手将包袱接过，然后鹦鹉学舌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语气呆板，像是例行公事一般，与我比起来则少了几分灵动，想到这里，我

难免还有几分得意。

“没有为什么！往南是南夏，往北是西齐，只要不去梁国，哪里都可以。”师父说完之后，出手将宁致远拉出房门，又往前推了一掌，他反应迟钝，险些摔了个跟头，险险站稳之后回头看着师父也是一脸莫名。

师父喝道：“快走！”

宁致远本来就准备离开，所以他此时并没有追根问底，转身就走。我却不一样，绕着师父左右飘了数圈，就盼他有真才实学，能瞧见我或是瞧出我那身子的不妥，只不过眼下看来，师父的确是个不学无术的老骗子，根本没有看出任何破绽，他看着“我”的背影脸色凝重，目光之中是深深的担忧。

我飘在他身侧站着，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“走吧！”师父说。

此时宁致远已经走远，而我们四周并无旁人。我心头咯噔一下，正欲说话就听师父道：“妖星现世，天下大乱。”

我心头纳闷，不晓得师父到底是不是在跟我说话，当下出声问道：“师父，你看得到我么？”

师父并不答话，而是将手中握着的羽扇轻轻一挥，我只觉得一阵大风刮过，竟然将我的灵魂给吹得飘了起来，等到好不容易稳住身形，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招摇派的山门。

三师兄牵着他的爱马寻梅站在那里，应该是在等人。我的几个师弟中，就属三师兄的模样最为俊俏。此时他大概还未睡醒，衣衫有些不整，头发也只是松松地挽了个髻，有几缕发丝漏了没有挽上，随风飘啊飘，还有一缕飘到了他嘴边。他神情慵懒，眼睛半闭着，倚在寻梅身边打瞌睡。清晨的雾气很重，他的发梢上有小米粒一样的水珠，整个人就像一根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青葱，水嫩嫩的煞是好看，所以我往日最想扒他的衣服。